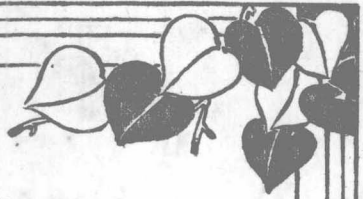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花亭畔

如此這般錄之一



一之錄般這此如

百 花 亭 畔

著 罕 語 高

愛 護

圖 書

海 上
館 書 圖 東 亞
行 印

1933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出版

百花亭畔

(如此這般錄一)

實價大洋五角

(外埠酌加郵費)

有著作
不翻印
許權

著者 高語罕

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

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五馬路
棋盤街西首

亞東圖書館

分售處

各省各大書店

序

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因蘇報案下獄，他從獄中寫給吳君遂張伯純的信道：

「……訴畢，錢程二子，自辯本無干涉，仲岐代父入獄，亦以爲大眾所知，當可開釋。弟與威丹，罪狀自重。其所控我，自革命逐滿外，復牽引『玄擘』、『弘曆』、『載湉小醜』等語，以爲干犯廟諱，指斥乘輿，不知律師如何申辯。龍積之無事可執，乃云係富有票會匪，犯事在漢口。情節支離，不值一辯。」

(1) 其致吳君遂書又說：

「……鄒君本是同志，積之議論，亦復水乳交融。陳仲岐略有怨尤，亦何寧靜。無如程錢二子攪擾不安。錢保仁本鎮江流氓，積之在鎮江時，曾雇爲傭役。後以誑騙銀錢一案，投入教會；今又在籍犯法，逃至上海。當張園演說時，滿口胡言，自命爲三點頭目；且與積之書云：「爾勿敗我事，否則爾首領不保矣。」以是積之不敢胡言。夢坡本有痰病，遂受其詐。常言某處有一金佛，可往取歸，一生吃著不盡，而夢坡竟信之，欲以蘇報交彼辦理。幸仲岐窺破其詐，得以保守，然已謫去墨銀三四百圓矣。前日禹稽亭來，彼亦相識，輒妄言我與張伯純曾在某處謀開礦山，礦中五金皆具，似伯純亦嘗受其欺者。而其人識字甚少，所書俗語，亦爲拉丁文，大悲呪，不可猝解。不知夢坡何以稱之？」

章行嚴君于此兩書後曾這樣地寫道：

「蘇報案爲革命史中大獄，當時甚爲煇赫。愚因是報中主撰，名捕獨免。此辦案者江蘇候補道俞恪士先生特私於愚，愚恥之而無如何。章鄒本可颺去，故意就逮，以示風節。獄中寧靜之態，讀此兩書，可見一斑。是案本六人，號『六君子』。實則除章鄒外，惟龍積之略有時望。餘三人，一陳仲岐，爲蘇報館主陳夢坡之子；一陳吉孚，爲館中賬房；一則錢保仁也。審此革命黨濫竊時名以終者，夫豈少哉？（圈點係著者所加）錄竟懽然！」

——甲寅週刊第一卷第四十三號

「革命黨濫竊時名以終者，夫豈少哉？」我深有感於章先生之言，而「懽然」之情，且有甚於章先生。因爲這個時代的我們都是在革命的霧圍

氣與革命的戰場中生長出來的，我們所親見親聞同親自參加的革命演劇，實有許多可泣可歌的偉大的悲劇；也有許多可笑，可惡，可恨，並且笑得你肚子痛，惡得你心裏作嘔，恨得你「眼中流血，心內成灰」的悲劇與滑稽劇！這劇中的脚色，有許多成了英雄，有許多作了烈士，也有許多成了偉人。

我因是發願把我二十年前所親見，親聞及親身參與的革命中的軼事，敘述出來，名曰「如此這般錄」，如此這般錄共分三集：

第一集 百花亭畔 以徐錫麟刺殺恩銘的革命陰謀的事實爲主要實料；即本書。

第二集 病中 以熊承基砲兵營起義事實爲主要材料。

第三集 青年軍始末紀 以辛亥革命後的安徽獨立運動

爲主要資料，而敘述則以青年軍之產生、發展和消滅爲線索。

這三部小冊子所敘述的三件革命的史實，也就是我個人在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上所經過的思想、行動上的變化。我不是什麼偉人，我也不是什麼思想家，更不是什麼革命文學家。我只是在這二十年的革命的大潮中滾來滾去的一點一滴，而且是極平凡的一點一滴。但是唯其一點一滴，惟其是極平凡的一點一滴，他所親見親聞與親自參加的事實，或許於一切平凡的、普遍的社會更較爲親切，那末，這種小冊子，謂之爲『革命軼事』也可，謂之爲『我的生活』之片影也可。

再者，書中所敘的人物，遇必要時，往往將其真姓名隱去，並不是『爲尊者諱』或『爲親者諱』，實在因爲我們只須在某一時期，某一地方，某一社會有這末一回事，有這末一個人就得了。至於其人爲誰，倒

不
關
重
要。

著
者。

一
九
二
四
年
十
一
月
廿
三
日，
在
柏
林。

十九世紀的末年，中國有兩件大事：一件是『戊戌變政』（一八九八年）；一件是『庚子的義和團的暴動』（一九〇〇年）。這兩件事都是發自那時的首都及京畿附近的地方。我生長的地方是在皖北的一個鎮市上，而我那時還不過是十歲至十三歲的孩子，論理是與這兩件歷史的波動不會發生什麼直接的關係的。但是我們這個鎮市在津浦路尚未修築以前，蚌埠還是一片荒地以前，牠的確是皖北的一個唯一的商埠。那時淮岸的鹽和各省及外洋的雜貨，均取道長淮由我們這個鎮市，輸送皖西豫東各地；而皖西豫東各地的土產如六安的茶，麻竹，木，穎，六，霍等處的米麥，河南周家口等處的穀糧與牛皮等等，也必須

經過我們的鎮市出口。所以我們家鄉有一句俗話，叫做：『七十二道山河歸正陽，』可見牠是一個水陸的通衢。本地有鹽釐總局，有稅關；稅關直轄於淮泗兵備道，鹽釐總局則隸屬於兩江總督管轄民事的有三府與巡檢司。武官則有把總，而長淮水師統領也駐紮此地。我們看了這種文武官吏的組織的複雜，更可證明牠在安徽，尤其是皖北的商業上，政治上的重要。正陽還有一種特殊的形勢，就是牠有城池。本來中國的縣治才有城池的建築，在鎮市建築城池要算是正陽的特性，而且這個城池還有牠的一段光榮的歷史。因為這個城是前清咸同之交，在皖北樹起反抗壽縣大地主孫家（孫家鼐一族）的壓迫的旗幟的首領苗沛霖造的。他當時起兵反叛時，正陽成了他的重鎮；他的大旗主米萬龍就駐在這裏，因此他就下令全城壯丁，一齊從事築城的工作，不幾個月就

把一座方圓數里的城池修築好了。北門外二里許，有一箇高岡擁護着，名叫北壩根；南門外也有一道高堤環護着，名叫南堤。北堤上有三官廟，南堤上是鹽倉，且建有大王廟，淮南書院，又名羹梅書院，也附設在裏面。南北二堤，每當春水泛濫的時候，堤邊楊柳垂垂，從南堤到北堤沿正陽城西的長淮十里，一眼望去全是商船，真是「帆檣林立，一烟火人聲，日夜不絕」。我們家鄉所謂體面商人即紳士們宴集賓客都在這兩個堤上，因為牠們是總括全鎮風景的名勝，所以牠在內地是一個消息最靈通，得風氣最先的地方。

有一天，大約是上午的時候，我正提着水壺上街泡開水，街上的早市正集，人很擁擠，忽然街道上的人向兩旁邊讓，又聽見有喝道兒的聲音，從人叢中破空而來，我就站在茶館門口呆呆地望着，只見前面幾個

穿號衣的督銷局的護勇，領着幾乘大轎；前面一乘是綠呢幃子，後面的都是藍呢幃子。我曉得綠呢幃子的轎非候補道的官階不能坐，這裏頭坐的一定是個大官兒，所以我就特別地注視着牠。待牠到了面前，凝神一看，却是一個女子，用她的素絹手帕，不住地遮着她的面孔，好像是在拭淚，身上穿着玄色的衣服，頭上一點首飾也沒有。臉子的好醜，年齡的老幼，固然看不明白；然而從她的手帕子的閃動中，露出一角的春風來，曉得她一定是個美秀而文的大家閨秀；當時的正陽關也只有在督銷總辦是唯一的的大人物，又有督銷局的兵丁爲證，那自然是督銷局的什麼人——太太？姨太太？或小姐？但究竟是什麼人呢？爲什麼在哭呢？又上什麼地方去呢？究竟做什麼事呢？這些問題，馬上湧上心頭。兒童的本能的好奇心就把我出來泡水的使命忘記了，不自覺地跟在轎子後邊，雜在

人叢中向前奔這些羣衆看見轎子裏的人在哭，也就不覺地一聲不響，彷彿現在什麼『靜默五分鐘』似的，靜悄悄地跟着走；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意思就是在詢問，『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到什麼地方去，爲什麼？』有的要表示他的先知，說是去上墳；有的說是到什麼大紳士家吊喪，我却不能判定他們誰說的對。不一回快到了南堤了，我忽然一想，『不對；我出來半天了，水還沒有泡，不趕緊回去，當心我的一身皮。』因爲我的母親的家規非常嚴厲，一點不對，不是鞋底，便是棍子，所以一步做兩步地望回趕，趕到茶館去泡水。我們正陽公行門口的茶館就是現在上海的國際無線電台，地方上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不消片刻，就可從茶館裏加上人工傳徧全鎮。我一到茶館，就聽見一片嚷聲談論正酣：

『你不知道：她們是擺祭的。』

有的又說：

『那頭頂轎子，就是總辦小姐！』

說罷，大家從新交頭接耳地，輕輕地道：

『革命黨！革命黨！這位總辦小姐的丈夫是個革命黨！前天在北京城造反，被皇帝拿着了，三堂會審，判了個大逆，就地正法！』

這位小姐得了信，已經哭了三天三夜。總辦不得已在南堤給他設了靈牌，讓這位小姐去祭奠哭靈咧！』

我泡了水出了茶館，帶着這些混亂而悲慘的消息回到家中，一進門就被母親大罵一頓，幸而還沒有挨打。但是這天是我一生最可紀念的日子，因為我在這天第一次聽見『革命』這兩個字。事實是這樣的：正陽的督銷總辦是沈瑜慶，他的女婿名叫林旭，是個新科舉人，在京城結識

了康有爲、梁啟超等一般維新黨。康有爲等受知於光緒皇帝，銳意變法，不料爲袁世凱所賣，光緒被禁，慈禧太后垂簾聽政，下旨拿辦維新黨，康有爲、梁啟超逃了，譚嗣同、林旭等六人被逮被殺，就是所謂戊戌變政的六君子。林氏被捕的消息傳到正陽以後，他的丈人沈瑜慶卽刻電京，懇托中樞營救，又派他的天津住宅的家人親往獄中探視林旭，林旭就把他的白綢襯衫扯了一塊下來，咬破中指，寫了下面

「不捐此官，不招此禍」

八個大字的血書，交給來人帶給他的丈人和住在他岳家的妻子。但林旭這話究竟怎講呢？原來林氏中舉之後，以少年科第的貴公子出身，自己又有點才華，老丈人自然歡喜他這位東床駙馬直上青雲，況且他又是在掌握着財政機關，當時的正陽鹽釐，是兩江數一數二的紅候補道。

的肥缺，一年總有十幾萬的出息；這在現在財政界的巨子看來，真正不值得一顧，然而在三十年前，資產階級剛開始抬頭還未掌握政權的中國，也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剝削人民的機關，沈老丈所以樂得拿一注錢來替他的佳婿捐了一個部缺。後來同康有爲談得投機，便得到終南捷徑，光緒皇帝特殊優遇，賞賜四品京堂，軍機處行走，傳旨陞允。這就是林氏在獄中寫出這八個字的原因。原來林氏沈氏都是閩南望族，沈總辦這位小姐，據說，她的詩畫都很名貴，人又美好；她和林旭，不愧爲「一個是文章魁首，一個是士女班頭。」然而她的夫婿既然做了「六君子」之一，爲他的政治主張而犧牲，她也就偶然地合了中國一句俗話「紅顏薄命」，做了未亡人。她的父親既然悲悼他的女婿之不得其死（在他們的觀點上，是應該如此的），又憐憫他的女兒之「文君新寡」，於